# 見字如見人｜敬悼劉智輝校長（三）淡泊世情看詩書「秋風秋雨一簾揚」｜冼麗婷

見字如見人｜冼麗婷

2026 年 2 月 11 日



劉校長跟大家分享，新亞對他很重要。

聖公會曾肇添中學前校長劉智輝於本年 1 月 16 日辭世，謹以系列文章敬悼。

劉校長是我預科的中國語言文學科老師，上堂幽默愛說笑，國學深，絕不道學。這一篇主要寫他退休後，以寫詩讀書過好日子，在無憂的晚年，以詩記事記情，重寫對父母、母校、學生的真誠關愛，淡泊自處的情懷，都記在無數的七言詩裏。

撰文：冼麗婷

香港九七年後的一個深夜，我在中環等人，車子停在當時雪廠街對出的皇后大道。前政府總部舊翼附近的巴士站旁邊，停了一輛房車，特別顯眼，一對夫婦，正在處理車上一些事情，密密絮語。

中區夜靜街角，細聽下，那是一把久違而熟悉的聲音。

曾經，每天溫文地說書、幽默地講笑話，當刻，我很相信，那把男聲，是劉智輝校長。當時不能下車，而且，太夜了，走去相認，只會嚇怕他們又無禮。預科的中國語言文學課，一時間，數都數不出一章，但課室曾經的聲音，似是藏在雲端；老師的樣子、形態，腦中暗角珍藏，從沒刪除。

往後想起中環夜半，總想着不知有沒有機會去探望劉校長。直到八年前，在校慶宴會第一次跟他重聚合影，之後與其他老師一起飲茶吃飯又訪問，這些年，不時跟劉校長在 WhatsApp 閒談，看他抄來清逸古詩，人生，有這樣一位老師，畢業後，風雨各度，再見面只有幾次，無論何年何日，他給予的，是一種接納的溫暖。從預科面試第一次見他，徬徨地帶着不怎麼出色的成績，沒被拒諸門外。當日他問過我甚麼問題，我如何答他，至今還記得。



筆者那些年在中環街頭沒有跟劉校長相認，後來到了 8 年前的校慶宴會，終於可以跟他重聚。

## 提醒千萬不要把「倫敦」調轉寫

以往上課，最愛聽他寫詩又解釋。「耳畔（裏）頻聞故人死，眼前唯覺少年多」（白居易原作），多年前老師的說話，中年生死現實的況味，年少到今天都記得。有時，校長又會把真實事物以比擬入詩，一語動人。清楚記得，當時的「劉 Sir」（劉校長）說過：「憐子（蓮子）心內苦，離兒（梨兒）腹中酸（金聖歎原作）」，感覺是有點清新。再說，劉校長上堂幽默愛說笑，國學深，絕不道學，有次在黑板，把「倫敦」兩字調轉次序寫，「敦倫」（夫婦間的行為），他跟我們解釋周公之禮，為免我們鬧笑話，提點千萬不要寫錯還懵然不知。

學生時候，老師說書，很少搭嘴問根由，至劉校長退休過閒雲野鶴日子之時，想不到還不時收到他詩作，說詩、解典，有人能說文解字，當今難求。在我認識的人當中，只有劉智輝校長會告訴我：「最近看《儒林外史》」。這應該是五年前的事了。當時我還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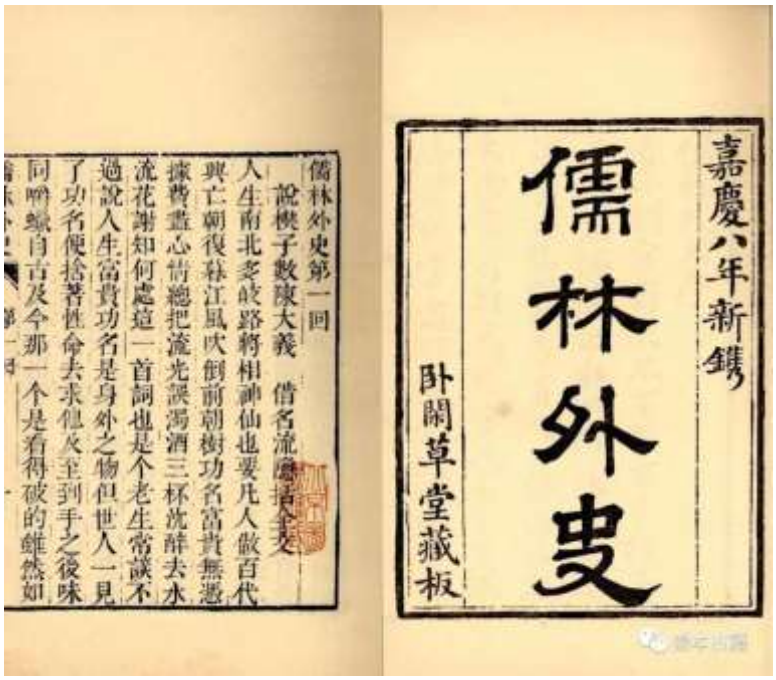
「政治喎。《史記》又看不看？」

「揀來看。」

「揀了甚麼？」

「《廉頗藺相如列傳》，《刺客列傳》。」

一位八十多歲的老校長，只會平淡交流看了甚麼書，不多說，反而引發我看書的意欲。當年預科修讀兩文兩史，始終未嘗拿起一本古籍閱讀。近日，在網上第一次翻一翻《儒林外史》，第一章就是講王冕避官隱居。再有機會，也想看一下《史記》。




劉校長過往會分享在看甚麼書，通常都是短短一個書名，沒說太多，這反而能夠勾起好奇心。（圖：微信公眾號 善本古籍）

跟一位老師學習的情誼，不是他灌輸了甚麼，而是啟發了甚麼？我們會想起老師，老師也會想起老師。劉校長有緣求學於南來文人，三年前訪問他之時，他說新亞書院跟從導師制，劉校長的指導老師是中文系系主任黃華表。翻查資料，1897 年出生的黃華表，曾赴美國留學取得教育碩士學位。回國後，在民國政府時期任教育廳廳長、國立浙江大學教授、國立復旦大學教授等。對這位極具資歷的教授，劉智輝校長與當時的同學都親切稱他「表叔」，絕不高高在上。劉校長說：「我們去他家探望，他住西洋菜街。他對我講過一句說話：『在全世界各地，特別是英聯邦地方，你一定要有個學位，尤其是教書。』」

回看 1949 年這個歷史轉折，南來香港的著名學者，有聚有散。錢穆同年成立亞洲文商學院（夜校），1950 年 3 月改為新亞書院。當年殖民政府培育精英，唯一的大學是香港大學，畢業生成天之驕子，大多入政府或是大公司工作。五十年代的新亞書院未被殖民地政府承認，畢業生的資格只能教小學，不能教中學。但錢穆堅持發展，於 1953 年成立新亞研究所，本科與研究院後來一同落戶九龍農圃道，就是劉校長讀書的地方。他於新亞研究所畢業，取得中文大學學士學位及碩士學位。

劉校長說過，新亞對他很重要，國學功架在潛移默化與不斷修煉。難怪他因為經過農圃道新亞舊址，撩起詩興，寫了感謝昔日老師的一首：

*〈過農圃道憶昔日老師關愛之情〉*

*農圃天光柳青青*
*甘棠院柳綠亭亭*
*舒眉喜見栽桃李*
*桃李新蔭在鯉庭*
*不用憑欄苦回首*
*耳邊常聞木鐸鈴*
*飛絮每牽雲路遠*
*柔條偏惹墨池馨*
*我今猶憶書堂日*
*曾荷先生著眼青*

「曾荷先生著眼青怎解？」我問校長。

「『著眼青』表示不遭人『白眼』。」校長回應。



劉校長經過農圃道新亞書院舊址，想起過去就寫下〈過農圃道憶昔日老師關愛之情〉。

不敢妄評劉校長的詩句，只知道他根底很深。有段時間，校長不時用 WhatsApp 傳來古詩作品，相信其他校友及老師們也收過，我只懂求教

問字，否則實在不懂回應。「夫子」有問必迅速回答，學養之通透，「回覆功能」快且準，A.I. 暫時望塵莫及，更休說幽默的心靈。

有一次，我隨便問候校長「今晚食乜餸」？他古靈精怪，回答：「鹹魚青菜」。這其實是他嫲嫲以往的菜式之一。再深一層品味老師今天心境，人到高壽，清心寡慾，有時說到風景人物，不覺間，思念小時與父親同遊惠州西湖，真情流露。他留言：「兒時慈父攜余遊惠州西湖，於今七十餘年矣。」

*〈昨夜夢迴中〉*

*柳岸芳堤記腦中*
*西湖長憶舊游蹤*
*昨夜綺窗歸夢穩*
*久別暌違又再逢*

寫了父親，又勾起了對母親的回憶。他寫母親的飯菜，從夢裏到夢醒，都是留戀之情。

*〈又夢還鄉〉*

*間關夢裏喜還鄉*
*醒憶故園夜未央*
*老母慈祥添飯菜*
*醒來仍覺口留香*

地點、人物及故事，盡在四句之中。老師語言，真而不俗，回讀細味，如沐春風。他於 2021 年傳〈午後偶題〉，我頗為喜歡：「不計言詞巧與新 / 性情語贅但求真 / 自吟抱潔閑中賞 / 懷具幽興俗慮湮」；另外，「莫為閑愁兩鬢霜 / 秋風秋雨一簾揚」，妙在一個揚字。我最喜歡老師寫〈癡翁〉：「客子光陰書本裏 / 掩卷餘味在心中」。於是，學生搞笑模仿，正正直直地獻醜：「望著手機難掩卷 / 握芒微笑阿 Sir 勁」。

在 WhatsApp 看老師以古詩遣興，在這個時代，這種日子，與這種隨時可以用詩寫故事的人物相交，算是開始絕跡了，人生難得，只能說，感謝老師。



聖公會曾肇添中學前校長劉智輝。（攝：汪恩賜）